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五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尋

尋字子長平陵人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曰爲議曹哀帝初待詔黃門遷黃門侍郎拜騎都尉使護河隄坐夏賀良事徙敦煌郡對詔問災異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曰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比得詔見亡曰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己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曰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

日眾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曰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炎曰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曰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晦晦亡光各有云爲其于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蛻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小臣不知內事竊曰日視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其咎恐有曰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諧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曰財貨不可私曰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得克躬曰執不軌臣聞

月者眾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世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曰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曰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于奎婁當曰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

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牙目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于四仲四時失序則星辰作異今出于歲首之孟天所已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第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譚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已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已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已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閒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霰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已喜怒賞罰而不順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曰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于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鞶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繆于時者，當知爭之。曰：順時氣。臣聞五行已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竝爲民害。此詩所謂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于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曰救其咎。

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呂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呂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于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呂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于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呂趨道。士不素養，不可呂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呂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乘四海之眾，曾亡柱幹之固守，聞于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呂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呂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月已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竝興，外戚顛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

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曰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已也。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曰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于己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漢書李尋傳哀帝初使侍中衛尉傅喜問諱曰問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併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

又對問災異

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曰爲人君不聰，爲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曰四月日加辰，已有異，是爲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目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哀帝建平二年

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玄爲御史大夫臨廷  
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御史陛者皆聞焉上曰問黃門侍郎  
楊雄李尋尋對云云八月博自殺玄減死論

### 塞河議

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開蓄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  
潤下雖常于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  
眾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  
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已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  
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漢書滿  
志鴻

### 奏記翟方進

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溢先是谷永曰爲  
診政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  
反理視患民人訛譖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爲寒心今提揚眉矢  
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庫土逆度輔湛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

慎朝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  
臣已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勳閭府三百餘人唯  
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漢書翟方進傳

說王根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  
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  
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于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  
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  
秦穆公說譏諶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  
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  
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  
漢興已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  
彊輔庶幾可已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麻象日月星辰此言

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民  
人繇俗。曰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  
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曰待之。故社  
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  
也。彗星爭明。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說言  
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聞者重。曰水泉湧  
溢。芻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于極陽之  
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曰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  
潛龍爲孽。繼。曰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  
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乃欲盪滌。流彗乃欲掃除。改之則有  
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借。曰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  
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曰大職。  
諸闈葺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

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趨邪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于民。宜曰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脩舊隄防。省池澤稅。旨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

漢書李尋傳

梁太傅輔

輔失其姓。鴻嘉中。爲梁王太傅。

奏約束梁王立

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已金錢財物。假賜人。

漢書梁懷王卬傳。荒王嘉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奏可。

彭宣

宣字子佩。淮陽夏人。成帝時。爲博士。遷東平太傅。永始中。爲

右扶風遷廷尉元延中出爲太原太守綏和初徵拜大司農哀  
帝卽位遷光祿勳進右將軍徙左將軍免元壽初召爲光祿大  
夫遷御史大夫拜大司空封長平侯平帝卽位免就國卒諡曰  
頃侯

上書求退

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  
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俟置

溝壑

漢書彭宣傳哀帝崩王莽爲  
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

劾奏朱博趙玄傅晏

博宰相玄上卿晏弓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  
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  
博執左道虧損上恩弓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  
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

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召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漢書

### 毀廟議

繼祖宗已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竝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漢書韋玄成傳哀帝卽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請與羣臣雜議于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曰爲

### 鄭崇

崇字子游高密人居平陵成帝時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哀帝擢爲尙書僕射昌諫下獄死

### 諫封傅商

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昌三公封尙有因緣今無故

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大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

漢書鄭

宗傳

譙玄

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成帝時，拜議郎，遷太常丞。平帝時，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選爲繡衣使者，持節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變易姓名，竄歸隱遁。公孫述僭號于蜀，連聘不詣。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光武策詔本郡祠，曰中宰。

上書諫成帝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

念微行之事，愛幸用于所惑，曲意霑于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產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于穀下，而賊亂發于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憂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後漢獨行譙玄傳

何竝

竝字子廉，平陵人。徙平輿。成帝時爲大司空掾，除長陵令。哀帝初，遷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

署都亭下

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漢書何竝傳竝爲長陵令，追林卿林

卿令奴冠其冠，身變服，從別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刺冠奴叱吏齧頭，持還縣，所刺鼓置都亭下。署曰云云。

臨潁川敕吏捕鍾威趙季李款

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

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

曰謝百姓

漢書何  
址傳

先令書

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椁置容下棺

漢書何址傳疾病  
召丞掾作先令書

閻崇

崇字君蘭鉅鹿人綏和初曰光祿大夫爲太子少傅遷執金吾

皇太子謝爲所生立後議

春秋不曰父命廢王父命爲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

漢書  
孝元

傳昭儀傳成帝後定陶王爲太子月餘立楚孝王孫  
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曰爲

方賞 畢由

賞字君賓東海人綏和末爲司隸校尉建平中遷左馮翊拜廷

尉卿復爲左馮翊

由字世叔，雲陽人。建平初，爲大鴻臚。元壽中，徙右扶風，貶爲定襄太守。

移書梁傅相中尉

王背策戒，諱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復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卽問王陽病，抵譟致辭，驕嫚不守，主令與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畱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曰：輔正爲職，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曰：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曰：下不能輔導，有正法。漢書梁懷王揖附王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卽訊，至移書傅相中尉。

陳咸

咸字子成，沛國洨人。成哀閒，曰：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

乞骸骨去。莽篡位，召爲掌寇大夫，不就。後再徵，稱病篤，斂其家

律令書，皆藏之壁。

案莽傳始建國三年，召沛郡陳咸爲講禮者，卽其人。先是，別有陳咸沛郡相人李于成沛

時見陳萬年傳，非卽此。

戒子孫

爲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

後漢陳寵傳案書鈔五

十五引謝承後漢書陳咸字子成爲廷尉監議人常從輕比。

鄭子真

子真，襄中人家，谷口大將軍王鳳禮聘不應。

教

忠孝愛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

華陽國志十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五十五終

全漢文卷五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解光

光哀帝初爲司隸校尉

奏劾王根王況

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已爲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已外親繼父爲列侯

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曰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

敬不道

漢書元  
后傳

奏劾趙皇后姊娣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  
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  
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  
等皆曰宮卽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  
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  
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宮令舍有婢六人中  
黃門田客漢紀作  
田閏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  
牛宮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  
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  
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卽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

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卽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愷也。」武曰：「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呂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裏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卽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卽自縊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呂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

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褒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約我言從中宮來卽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呂手自擣呂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呂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呂子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呂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絨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絨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坐須臾開戶噓客子偏兼使絨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子武皆封曰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

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爲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爲私婢。成帝崩。不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已。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曰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曰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依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驃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爲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曰爲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子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

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已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誅逆罪重于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已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已下議正法。漢書外戚傳下孝成趙

皇后傳

郭欽

欽，隴廩人。哀帝初爲丞相司直，已忤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

拜南郡太守，王莽居攝去官卒于家。

案漢書西域傳下及莽傳下別有戊己校尉郭欽封

劍胡子地，宣末拜九虎將軍，兵敗保京師，倉閭莽死，乃降更始，義之封侯，與此郭欽同時，非卽其人也。

奏劾豫州牧鮑宣

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

一馬舍宿鄉亭，爲眾所非。

漢書鮑宣傳宣遷豫州牧，咸條丞相司直郭欽奏云云，宣坐免歸家。

御史中丞眾

眾史不著其姓，哀帝初爲御史中丞。

辭況罪議

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赦承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曰謫毀宜咸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子大道人眾中欲目鬲塞聰明杜絕議論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眾謹誹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于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爲惡明手傷人

今本服人字從漢紀補案顏注亦

有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已重論及況皆棄市

漢書薛宣傳宣弟明爲臨菑令

宣迎後母修不遺哀帝卽位博士申威給事中毀宣宣子况爲右曹侍郎昧容楊明德所威宮門外斷鼻昏身入劊事下有同御史中丞眾等奏云云丞相孔光大同空師丹曰中丞議是

息夫躬

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哀帝初召待詔擢光祿大夫左曹給事

中封宜陵侯免尋坐祝詛繫獄死有集一卷

上疏詆公卿大臣

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幢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駸不曉政事諸曹已下僕邀不足數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噪譁于東崖匈奴飲馬于渭水邊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彊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小夫懷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爲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

漢書息夫躬傳

上言開言渠

奏開鄆國渠已富國彊兵今爲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廣

漑灌之利

漢書息夫躬傳

奏開匈奴烏孫

單于當呂十一月入塞，後呂病爲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遣彌盛居疆燠之地，擁十萬之眾，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困素彌之威，循烏孫就居之跡，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勢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遣使者來上書曰：「所呂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惟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漢書息夫躬傳會單于當來是而

奏呂爲建言厭應變異

往年營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滿于河鼓，其法爲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呂立威震四夷，因呂厭應變異。漢書

息夫躬傳

洽衰 段猶

衰建平初爲郎中令猶爲黃門郎

奏尊傅太后丁后

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已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王之意置吏二千石已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

立廟京師

漢書師丹傳

夏賀良

賀良重平人哀帝時待詔黃門已左道亂政伏誅

改元易號議

漢曆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已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迺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人民

漢書李尋傳尋遂曰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云云哀帝久體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

賈讓

讓哀帝時待詔

奏治河三策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已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已自利。齊與趙魏，已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已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隳

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  
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  
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  
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曰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  
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  
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  
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  
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  
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開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  
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  
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  
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已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  
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

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已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已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已澆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于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已。開渠臣竊案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洪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一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水，已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繇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

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已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  
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  
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  
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  
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于救水半失作業  
水行地上湊澗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  
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隄填淤加肥故種禾麥  
更爲硬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  
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已通渠成水門又  
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  
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  
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漢書溝洫志哀帝初待詔賈讓奏書

耿育

育哀帝時議郎

上書言便宜因冤訟陳湯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厯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亡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子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目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言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言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合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郵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郵支之誅言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言懼敵棄人之身言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

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臬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已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盛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已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于唇舌。爲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已爲國家戚戚也。後漢陳湯傳

上疏請寬趙氏

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祿。知道遂循。固讓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已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已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昌。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

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于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已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眾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目萬萬于眾臣陛下聖德盛茂所已符合于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掾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于未然各隨指阿從已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

唯陛下省察

漢書外戚下孝成趙皇后傳

楊宣

宣建平中爲諫大夫

上封事理王氏

孝成皇帝深爲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曰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曰避丁傳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于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懈于延陵乎

漢書元皇后傳

災異對

五侯封日天氣赤黃丁傳復然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哀帝卽位封外屬丁氏傅氏周氏鄒氏凡六人爲列侯楊宣對

議郎龔

龔史不著其姓元壽初爲議郎

王嘉罪議

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爲庶人

漢書王嘉傳議  
卽策等曰爲

永信少府猛

猛史不著其姓元壽初爲永信少府

王嘉罪議

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于大臣在與爲下御坐則起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曰禮退之曰義誅之曰行案嘉本曰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曰重國廢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曰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裁察焉

漢書王嘉傳永信少府猛等十人曰爲

班嗣

嗣樓煩人班彪之從兄

報桓譚

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于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栖遲于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徒聖人之罔不驕居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纒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輦。既繫攀于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侶此類。故不進。漢書敘傳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請嗣起

伶玄

玄字子于潞水人。爵里詳見自序。

飛燕外傳自序

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學無不通知音善屬文簡率尚真樸無所矜式揚雄獨知之然雄貪名矯激子于謝不與交雄深憚毀之子于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爲淮南相人有風情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通德通德嫜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閑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騫嗜欲蠱惑之事盛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已手擁髻淒然泣下不勝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曰盛衰奄忽之變可已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愴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遺乎幸主君著其傳使婢子執研削

道所記于是撰趙后別傳子于爲河東都尉班躡爲決曹得幸太  
守多所取受子于召躡數其罪而粹辱之躡從兄子彪續司馬史  
記細子于無所收錄漢魏叢書飛燕外傳本案隋唐志不著錄  
疑公武讀書志始有之疑是唐人依託今姑  
附前漢  
文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五十六終

全漢文卷五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宦官

弘恭

恭沛人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自選爲中尚書宣帝時爲中書令

奏收蕭望之等

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自專權擅勢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

漢書蕭望之傳

建白下蕭望之獄

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于上自託師傳懷終不坐非頗誑望之于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自施恩

厚漢書蕭望之傳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

列女

濟于緹縈

緹縈臨菑人齊太倉令濟于意少女

上書求贖父刑

妾父爲吏齊中

漢書有皆字

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

漢書作妾痛夫死

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

得妾願入身

漢書作沒入

爲官婢已贖父刑使得改行自新也

史記倉公傳又

見漢書刑法志孝文卽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濟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

大乳母

乳母東武嗣侯郭它之母孝景初年且四十餘入宮養武帝

壯時號之曰大乳母

上武帝書

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

史記褚補  
滑稽傳

卓文君

文君蜀郡成都人卓王孫女寡而奔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誄

嗟嗟夫子兮直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橫劍伎兮英敏有異尚  
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游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  
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託爲如兮不恥  
當墟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  
枯雁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疇  
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殞其軀

梅鼎祚文紀有此未詳所出案西  
京雜記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

烏孫公主解憂

解憂楚王戊之孫女前公主細君死武帝曰楚女爲公主妻烏

孫岑陘復妻翁歸靡復妻狂王甘露三年歸京師年且七十後

二年卒

上昭帝書

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惟天子救之。

漢書常惠

傳又見西域傳下昭帝時公主上書

上宣帝書

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

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

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已救公主昆彌。

漢書西域傳下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

使上書言又見常惠傳小異案公主與昆彌各自上書史家合併載之故與匈奴傳小異

又上宣帝書

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漢書西域傳下

馮嫺

嫪楚主解憂侍者爲烏孫右大將妻號曰馮夫人甘露三年從楚主歸京師元帝時復遣往烏孫

上元帝書

願使烏孫鎮撫星瀾

漢書烏孫傳

敬武長公主

公主宣帝女鴻嘉中寡居適丞相薛宣元始中莽自尊爲安漢公遣使召元后詔賜藥死

上哀帝書

願還宣葬延陵

漢書薛宣傳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後宣卒主上書奏可

闕名

蒐田誓

無干車無自後射

周禮蒐官注賈疏云此據漢田律而言又見秋官士師注作軍禮

與路中大夫盟

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辱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膠西菑川濟南三國將劫

與路中大夫盟云云又見漢書高五王傳

上書言樊他廣不當代後

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

荒侯子不當代後

史記樊噲傳孝文帝立封噲庶子市人爲武陽侯薨諡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

罪他廣怨之乃上書詔下吏又見漢書樊噲傳

上書言祠太一

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

史記封禪書

祠太一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又見漢書郊祀志上

上書言春解祠

古者天子常曰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

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曰一

牛史記封禪書後人復有上書言又見漢書郊祀志上

上書言宜立昌邑王

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

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曰承宗廟漢書霍光傳昭帝崩亡嗣武帝

書言云云權師

上書言霍氏

大將軍時主弱臣彊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

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漢書霍光傳霍山曰嘗有上書

爲徐福上書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埃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埃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于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埃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

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

說苑  
權謀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傷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于上行餘各曰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

漢書霍光傳

案此與說苑互有刪節而加詳故分載之

上書言宜改弊

古者曰龜貝爲貨。今已錢易之。民曰故貧。宜可改幣。漢書師丹傳會上有上書言

請臘祀社稷

令縣常曰春三月及時臘祀社稷曰羊豕。民里社各自財曰祠。史記

封禪書高祖十年春有司請又見漢書郊祀志上

固請建太子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曰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于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曰爲太子。史記文紀元年正月有司固請又見漢書文紀

奏請立栗姬爲皇后

子曰母貴。母曰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史記外戚世家王夫人陰使人

趙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畢曰云云又  
見漢書孝景王皇后傳大行奏事文曰

奏議不舉孝廉者罪

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  
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附下罔上  
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  
進賢者退此所曰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  
孝廉所曰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曰不敬論不察  
廉不勝任也當免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議不舉  
孝廉者罪有司奏議云云奏可

請造白金皮幣

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  
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已足用漢書武紀  
元狩四年

冬有  
司言

古者皮幣諸侯曰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徐廣音容漢書作錢質而取鎔陶古音浴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史記平準書有詞言又見漢書食貨志下

請算輶書賈人緡錢

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曰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于南畝商賈滋眾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貰貸買居邑稽諸物漢書作賣買居邑於積諸物及商曰取利者雖無市

籍各曰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曰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曰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曰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曰便農敢犯令者沒入田僮史記平準書其明年公卿言又見漢書食貨志下

奏故太子諡號園邑

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臣爲親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臣湖闕鄉邪里聚爲戾園，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皆改葬焉。漢書太子傳宣帝初即位詔議故太子諡置園邑有司奏

復言悼園戾園號邑

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曰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臣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臣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漢書武五子傳後八歲有司復言

奏菑川王終古淫亂事

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  
羸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視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

漢書齊悼

惠王傳五風中青州刺史奏

奏逮捕菑川王終古

終古位諸侯王曰合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曰廣嗣重祖也而終

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請逮捕

漢書齊悼惠王傳青州刺史奏終古

事下丞相御史奏云云案五風三年丞相丙吉卒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今此丞相未知屬誰故編入職名類

劾奏王尊

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曰塗汙宰

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

漢書王尊傳成帝初卽位尊于

是劾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

譚下御史丞問狀劾奏云云有謂左遷尊為高陵令

劾奏王章

章知野王前召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

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

漢書元后傳上使尚

書勅奏章遂下章吏案成紀事在陽朔元年

奏改徙陳湯

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

漢書陳湯傳湯與解萬年俱徙郭煌久之

郭煌太守奏云云詔徙安定

劾奏申咸快欽

咸欽幸得已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議

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已爲當治事已暴列迺復上書

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

漢書師丹傳給事中博士申咸快欽上書言丹曰此貶黜恐不厭眾心尚書劾

丹云云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案百官表當在建平元年

奏遣王莽王仁就國

新都侯莽前爲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

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

漢書元后傳傳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案哀紀事在建平二年

劾奏王嘉

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

漢書兩龔傳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向書劾奏案哀紀王嘉

傳事在元

壽元年

奏劾龔勝夏侯常

勝更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禮義而居公

門下相非恨疾言辨訟嬖諛亡狀皆不敬

漢書王嘉傳

奏

天陰雨人之病爲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陰雨又使人睡

臥者陰氣也

御覽十引漢名臣奏

奏

漢得陰山匈奴長老過之未嘗不哭

藝文類聚七御覽四百八十七引漢名臣奏案漢書匈奴傳元帝時郎中侯應亦有此語而文不同

燕王定國罪議

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

史記荆燕世家元朔元年肥如令鄒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

陰事曰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云云上許之定國自殺又見漢書燕王劉澤傳

江都王建罪議

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

于此天誅當不赦當曰謀反法誅

漢書景十三王傳有書請捕誅建制曰真列侯吏二千石博士

議議者皆曰云云案

武紀事在元狩二年  
尊寶鼎議元鼎四年六月

聞昔泰帝興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

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當醵享上帝鬼神

其空足曰鬲曰象三德纓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

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及淪伏而不見周頌

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釀鼎及醑不吳不赦胡考之休今鼎至甘

泉曰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

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亨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

鼎宜視宗廟臧于帝庭已合明應漢書郊祀志上議尊魯有

記封禪書  
稍有刪節

廣川王去罪議

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爇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

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

大惡仍重當伏顯戮已示眾漢書景十三王傳本始三年制曰與

皆已

韓昌張猛盟匈奴議

單于保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已漢國世世子

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已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

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漢書匈奴傳下

元帝卽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  
韓邪單于侍子卽與爲盟約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已爲

諸寢園祀議

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象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于廟諸園寢日月閒祀皆可勿復修

漢書韋玄成傳永光四年議者又曰爲云云上亦不

改也

昌陵議

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已鉅萬數至糶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做府藏空虛下至眾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功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

漢書陳湯傳案成紀事在永始初

罷三公官議

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而獨改三公職

事雖分明無益于治亂漢書水師傳成帝時何武建言宜建三公丞相議者多曰爲云云  
案成紀在後和元年

群況罪議

律曰鬪已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  
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已恐成爲司隸故造謀也本  
爭私變雖于掖門外傷成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  
者刑今古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  
于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今已況爲首惡明手傷  
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已父見誦發忿怒  
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  
施行聖王不曰怒增刑明當已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

爲城旦漢書韓宣傳哀帝初卽位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宣子況爲右曹侍郎賅客楊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入劊御

史中丞眾等奏明及况皆棄市廷尉直曰爲云云况竟得減死一等徙敦煌

通褒斜道行船漕對

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邪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

通沔斜水通涓皆可已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

斜閒百餘里已車轉從斜下下涓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

史記河渠書人有上

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

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又見漢書溝洫志

初置五經博士舉狀武帝建元五年

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

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

後漢朱浮傳注引漢官儀

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與韋玄成書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于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  
光曜晦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  
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

漢書韋賢附傳賢薨家承上書曰玄成爲後玄

成賜爲病在上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

札書

黃帝得寶鼎宛胸問于鬼與區鬼與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  
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于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  
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

史記封禪

食鼎銘

五熟是滋君王膳之

虞荔鼎錄漢景帝鑄一鼎名曰食鼎高二尺

小篆書案此銘不知誰作當入闕名

金革帶鈎文

錫爾金鉤既公且侯

梁書夏侯詳傳荆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伏陣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起雕鏤甚

精琢篆文

剛卯文

正月剛卯既央

續漢輿服志下通典六十三作決

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

帝令祝融已敎夔龍庶疫剛瘴莫我敢當

疾日剛卯

續漢志作嚴卯

帝令夔龍

續漢志作夔化

順爾固伏

續漢志作慎爾固伏

化茲靈

及既正既直

續漢志作嚴卯

既觚既方

續漢志作夔化

庶疫剛瘴

續漢志作慎爾固伏

莫我敢當

五分四方當中夾從穿作孔曰采絲茸其底如冠纓頭裝刻其上

面作兩行書文云云其一銘云云又見續漢輿服志下長寸二分

方六分乘與諸侯王公列侯曰白玉中二千石曰下至四百石皆

呂黑犀二百石曰至私學弟子皆曰象牙上合絲絡如其印質刻

書文云云凡六十六字又見通典六十三

寶劍銘

直百金壽萬歲

西京雜記上

琴銘

璠璣之樂同上

玉管銘

昭華之管同上

溢城井銘

頽陰侯所開，三百年當塞，不滿百年，爲當運者所開。御覽一百八十九引薄陽

記溢城漢灌嬰所築，孫權徑此自立，標井上掘得井銘，權忻曰：爲瑞井。江中風浪，井水輒動。

孝昭帝冠辭

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曰承皇天嘉祿，欽順仲春之吉日，遵竝大

道，或爲芬或爲盧辨云當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

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

永承與天無極。大戴禮公冠篇

陛下摛顯先帝之光耀，曰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

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

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永永

與天無極

續漢禮儀志上注引博物記與大戴禮小異

祭天辭

皇皇上天昭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  
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

大戴禮公冠篇

祭地辭

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盥維  
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

大戴禮公冠篇

迎日辭

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芴作穆穆維予一人  
某敬拜迎日于郊

宋書禮志一引尚書大傳又見大戴禮公冠篇案祭天已下三篇大戴禮列于孝昭冠辭後

明非先秦古辭今編入漢闕名類

詛祝

今日吉。謹曰：梁卯涕黃，被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曰：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曰：徵後龜。

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荊灼而心合，而先知而上行于天，下行于淵，諸靈數刺，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矜，內外自隨，可得占。史記龜策傳

卜占病者祝

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矜。史記龜策傳

卜病者崇

今病有崇，無呈，無崇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史記龜策傳

郊拜太一贊饗文

天始已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

拜祝祠太一贊饗文

德星昭行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祠上帝明堂贊饗文

天增授皇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

史記封禪書

偃子逐疫

甲作食粥脯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詳攬諸食咎伯奇食夢  
強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  
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

去後者爲糧

續漢禮志中

王使威長葬銘

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壘非盜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

銘何依王使威長

博物志八漢西都時南宮殿殿內有醉備王史威長死葬銘曰云云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五十七終

全漢文卷五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莽一

莽字巨君，鳳弟曼之子。陽朔中，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永始初，封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綏和初，代王根爲大司馬。迎哀帝卽位，罷遣就國。元壽初，徵還京師。哀帝崩，代董賢爲大司馬。迎立平帝，拜太傅，封安漢公。進號宰衡，加九錫。平帝崩，迎立宣帝玄孫，廣戚侯子嬰爲皇太子。年二歲，謂之孺子，自稱攝皇帝。改元二居攝，初始，尋卽眞，國號曰新。又改元三，始建國。天鳳地皇，在位十八年，爲漢兵所誅，傳首縣宛市。

上書讓定策功賞

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復置臣莽

勿隨輩列。

漢書王莽傳上

上書助給貧民

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

漢書王莽傳上

受宰衡上書

臣呂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臣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爲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爲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爲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爲新都侯號爲安漢公官爲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臣愚臣爲宰衡官已正百僚平海內爲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旣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

臣漢書王莽傳上

上書辭賞新野田

臣曰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已治民作樂已移風四海奔走百蠻竝膝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曰臣莽爲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于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污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曰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已聞不能得什伍當被無益之辜所曰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陛下不忍眾言輒下其章于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宥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

成已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聞非則臣莽當被註上誤朝之罪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

陛下哀憐財幸

漢書王莽傳上

白太后示儉

親承前孝哀丁傳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縗練頗

損膳已視天下

漢書王莽傳上莽欲召虛名說太后白言

白太后隔絕衛氏

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傳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已幼

年復奉大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已戒前事爲後代法

漢書王莽傳上

初莽欲擅權白太后于是帝母衛姬帝舅衛寶弟玄皆畱中山不得至京師

奏請太后安養

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已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

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開者風雨

時甘露降神芝生，萸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闊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唯哀省祭。漢書王莽傳上

奏請爲平帝納后

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曰：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漢書王莽傳上

上言己女不與選

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漢書王莽傳上

謝益封國邑

臣莽子女誠不足，已配至尊，復聽眾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已共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漢書王莽傳上

奏誅子宇

字爲呂寬等所誣誤流言惑眾惡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

漢書

王莽傳上

奏罷悼園南陵雲陵園

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諡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  
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爲士子爲天子祭曰天子悼園宜稱尊號  
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曰爲縣臣愚曰爲皇考廟  
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  
前曰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  
孝宣皇帝曰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曰數故孝元世曰孝景皇  
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于禮制案義奏親諡曰  
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  
統乖繆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曰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

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爲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  
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

漢書韋玄成傳平帝  
元始中大司馬王莽

可於奏

### 奏定郊祀

帝王之義莫大于承天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祭天于南就陽位  
祀地于北主陰義圓丘象天方澤則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  
升氣瘞埋就類牲欲藹粟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  
所統故類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于羣臣皇天后土隨王  
所在而事祐焉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  
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  
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  
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己日冬至祀  
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

辰川卽河山岱宗三光眾明山阜百川眾流滄汗臬澤呂類相屬

續漢祭祀志上注補引黃圖  
元始儀元始四年宰衡莽奏

奏復長安南北郊

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王者尊其考欲呂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呂周公郊祀后稷呂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呂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呂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呂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于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于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

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  
呂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  
土于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呂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  
和二年呂卒不獲祜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  
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  
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  
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匡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  
如故漢書郊祀志下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

奏改郊祀禮

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呂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  
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  
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  
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同

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曰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鴈粟。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藉田千畝。曰祀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瘞。瘞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瘞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墜合祀。曰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至于墜上之圓丘。奏樂六變。則天人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于日冬夏至其會也。曰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曰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曰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

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曰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  
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曰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  
顯太祖之功也涓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

其疏又略見御覽五百二十  
九引三輔黃圖宰衡王莽奏

漢書郊祀志  
下莽又頗改

奏分羣神爲五部兆

書曰類于上帝禋千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  
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  
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于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  
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  
靈風不相諄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徙甘泉  
泰畤汾陽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  
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又日月靈風山澤易卦  
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

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欽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墜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時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今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時易曰方呂類聚物呂羣分分羣神呂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

漢書郊祀志下後卷又奏言

言立官稷

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已奉宗廟共稟盛人所食已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

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曰御田祖曰祈甘雨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縋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後立官稷曰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漢書郊祀志下蒼又言

奏羌蒙內附

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曰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曰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曰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曰應正始漢書王莽傳上

復言發傅太后及丁姬冢

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  
太太后璽綬已葬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  
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  
故漢書外戚定陶丁姬傳哀帝崩於春脫傅太后號爲  
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始五年春復言

奏更傅太后及丁姬梓宮珠玉衣

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  
火焚其梓此天見變曰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  
非是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曰木  
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漢書定陶丁姬傳既發傅太后  
冢開丁姬梓戶春復奏言奏可

奏請諸將帥封爵

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  
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席執帛周

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曰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曰配上帝。是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曰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曰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曰爲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曰勸善興滅，繼絕曰永世。是曰大化流通，且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眾，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漢書王莽傳上：王邑等破翟義，還京師，莽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云云。奏可。

上奏符命

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兢兢業業懼于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真卽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後漢尹敏傳帛圖注作銅章于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眠說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爲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臣莽曰爲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此

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祀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  
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爲初  
始元年漏刻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  
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于萬方期于富而教之孺  
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漢書王莽傳上莽上奏太后云秦河

爲新遷王安作奏使上言

地皇二年

與等毋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言棄

漢書王莽傳下莽自病無子爲安作奏使上言

全漢文卷五十八

目錄

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五十八終